

还是耳有所闻，那情感好像一度被这河套套住，涉笔成篇，以至千载之下，其力作为人们所口耳相传。

南宋的陆游、金代的元好问，明代的高启，清代的纳兰性德，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的大腕讴歌河套，不能不使人对河套刮目相看。

如果说江南的文化是轻逸明快的七言绝句，是“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的嚶嚶耳语，是幽咽哭泣的二胡；而西北的河套则是古朴厚拙的五言古诗，是“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风流人物”，是悠扬嘹亮的唢呐。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首当属悼念阵亡士卒的汉乐府民歌《战城南》。

除参战和驻守边关的军中将士，还有巡边官吏和行吟诗人游历河套，面对阴山、草地与黄河，目睹战争及战争遗迹，吟咏了许多成为世人久远传唱的诗篇。

唐朝大历进士李益曾居边塞十余年，浪游燕、赵之间，作过许多边塞诗，其中以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最为有名。唐朝诗仙李白亦有吟咏河套战争及抒发感怀的诗篇，李白的《塞上曲》，既写到了阴山和黄河，又写到了古郡五原。

隋朝诗人杨广一首《无题》则写到鹿塞：“鹿塞鸿旗驻，龙庭翠辇回。毡帐望风举，穹庐向日开……”其鹿塞即鸡鹿塞，汉代关塞，位于今乌拉特后旗与磴口县交界处。写到鸡鹿塞的诗人和诗句，还有唐朝诗人崔日用：“吉日四黄马，宣王六月兵。拟清鸡鹿塞，先指朔方城。”唐

朝诗人李璟：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”宋朝诗人陆游：“意气已无鸡鹿塞，单于合入蒲萄宫。”等等。

到了元朝，河套地区出现了一时的和平景象，元太祖窝阔台多次出巡阴山南北，其随行重臣耶律楚材是一位契丹族诗人，他随元太祖出巡河套过程中，写下了多首诗篇，代表作有《狼山狩猎》。

河套这片土地，不仅让普通的文人墨客们心动神驰，也赢得了帝王的垂青。唐王李世民在这里写下了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。清康熙三十六年（公元1697年），康熙皇帝巡视宁夏后，乘舟黄河，顺流而下，经河套，到托克托县境内湖滩河朔，沿途写下《塞上行》《出塞》《河套西望》等诗篇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历代描写河套和边塞的诗就有300多首，就连五原这块神奇的土地，也引发了古今中外无数文人墨客的豪情与遐思，催生了诸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陆游等著名诗人写的古代诗词106首。

隋代卢思道《从军行》里“白云初下天山外，浮云直向五原间。”唐代张敬忠《边词》里“五原春色旧来迟，二月垂杨未挂丝。即今河畔冰开日，正是长安花落时。”唐代李白《塞上曲》里“大汉无中策，匈奴犯渭桥。五原秋草绿，胡马一何骄。”宋代陆游《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》中“何时夜出五原塞，不闻人语闻鞭声。”